

家长“代劳” 保洁“外包”

变味儿的校园劳动

家长到校扫地、拖地、擦窗户，聘请保洁人员打扫教室……“新华视点”记者走访多地发现，在部分学校，作为学校劳动教育基本内容的打扫教室，却被家长“代劳”或“外包”给保洁公司，劳动教育偏离了“育”的本意。

专业保洁正在参与开学大扫除



▲2022年8月29日，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龙泉街道龙泉小学的学生在打扫教室，开启新学期“开学第一课”。（资料图）新华社发

清洁劳动被“代劳”

《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（2022年版）》明确将“清洁与卫生”纳入日常生活劳动任务群，旨在让学生通过打扫教室等基础劳动，培养劳动习惯和责任意识。

然而，记者走访发现，这项最贴近学生生活的劳动，在部分学校却被悄然转嫁。

西部一小学学生家长表示，每学期开学或部分大扫除日之前，学校会发通知，提出家长需帮忙打扫教室卫生、帮助搬书发书等，并称“若没有家长接龙，只有按照学生学号轮流来”。为给班主任留下好印象，她特意向单位请了半天假，入校打扫了四五个小时。

一位家长告诉记者，轮到任务的家长需要到校完成扫地、拖地、擦窗户、洗窗帘、洗空调滤网等全套清洁工作，“每次至少半天”。“家长也要上班，要么请假扣薪，要么只能让家中老人代劳。”不少家长对此表示无奈。

一些家长坦言，所谓的“自愿报名”往往暗藏压力。“别的家长都报名了，你好意思不报？不报老师会不会有想法？”一位家长无奈地说，“表面上说自愿，实际上谁敢不配合？”

此外，全国多地明确规定，严禁学校和教师以家长委员会的名义组织收费、摊派或捐资。

然而，一些家长聘请保洁人员打扫

教室日常卫生，将本该由学生亲身参与的劳动变成家长的“月度账单”。

西部某小学二年级学生家长反映，每学期都会接到班级家委会通知，要聘请保洁人员打扫教室日常卫生，每月每间教室保洁费350元，由家委会使用班费支付；如不愿交费，家长可“自愿”到校打扫卫生。有家长甚至表示，从孩子入小学起，班级时常聘请保洁人员，“已经成为惯例”。

多地家长反映，聘请保洁人员的做法在小学低年级更为普遍。“孩子刚上一年级，啥也不会干，家长也没时间天天去学校，交钱请保洁最省事。”

让孩子们在“干中学”“学中干”

“课上讲劳动，课外包劳动”，本该扎根日常的劳动教育难以真正融入学生的成长历程，会带来多重影响。

西部一小学校长坦言，部分学校选择规避风险或转嫁任务，会给部分家长增加负担，也剥夺了学生通过日常劳动获取成长的机会。“花钱代劳”，还可能让部分孩子形成错误认知，扭曲正确的劳动价值观。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2020年印发的《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》明确提出，中小学劳动教育课每周不少于1课时。

教育部《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（试行）》也要求，小学低年级学生“参与适当的班级集体劳动，主动维护教室内外环境卫生等”，小学中高年级学生“参加校园卫生保洁、垃圾分类处理、绿化美化等”。这意味着，校园清洁并非可有可无的杂务，而是有据可依、必须落实的育人环节。

专家表示，让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不能停留在口号上，要脚踏实地地去做。记者在走访中发现，部分学校正在尝试将扫帚柄重新交到孩子手中。

兰州市第四十六中学将每个星期五设置为“校园大扫除日”，大扫除前，老师带领同学识别校内安全隐患，并做好详细计划。老师们惊喜地发现，学生们不仅熟练掌握了基本的劳动技能，更在劳动过程中发挥了创造力——有学生将旧布料废物利用，制作成抹布和拖把，还有学生专门设计了垃圾分类智能装置。

贵州省黄平县新州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表示，学校需用制度设计替代简单禁令，厘清家校责任边界，回归劳动教育初心，同时不以“成人标准”苛求结果。“当孩子们学会自己动手，我们收获的不仅是干净的校园环境，更是具有担当精神的新生代。”

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劳动与社会实践教育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王晓燕认为，学校需承担系统化劳动教育职责，科学设计分层分类的劳动任务，完善安全保障和评价机制，让学生通过“干中学”“学中干”提升动手实践能力、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，真正实现从知识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型。

此外，专家建议，家长也要学会放手，将劳动教育融入日常生活，带着孩子一起亲历劳动过程，让孩子们在真实的劳动教育中滋养人格、自然生长。

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

劳动缘何被转嫁

学生校园劳动缘何被“代劳”？记者调查发现，规避安全风险、形式主义作祟、家校边界模糊、配套机制缺失等是背后的原因。

多位受访的小学校长表示，安全问题是学校选择“代劳”“外包”的重要考量。

有校长透露，曾有学校因学生在擦玻璃时发生意外，最终赔偿数万元，涉事教师和学校领导均受到处理。记者了解到，在“安全一票否决”的考核机制下，一些学校为规避风险而选择“稳妥”。

多位小学班主任表示，一个班级几十名学生，打扫教室涉及搬桌椅、擦玻璃、提水拖地等环节，存在一定风险。“一旦出了安全事故，学校要承担责任，

安全压力大。”一位班主任说，家长来做既能保证效率，也能杜绝隐患。

考核的形式主义也让一些学校的劳动教育变了味儿。

部分学校将校园卫生作为班级评比、学校考核的重要指标，更多追求整洁标准的劳动成果，忽视劳动过程中的教育意义。记者走访了解到，在一些学校，学生的劳动效果难以达到标准。一位小学班主任向记者说：“有些低年级孩子打扫得不干净，无法达到要求，还是要老师代劳。”

家校边界模糊是另一原因。一些学校把本该由学校承担的教育管理责任转移给家长，对家长进行隐性施压。一些家长出于种种顾虑，只能默默接受。

同时，部分家长认为，学校劳动外包可避免影响孩子学习，用金钱换取便利；也有家长过度保护子女，不仅在家包办一切，还主动到校“代劳”孩子的劳动任务，让孩子失去动手实践的机会。

近年来，各地劳动教育逐渐走向课程化、规范化，但记者注意到，劳动教育仍需进一步提升系统性、科学性与实效性。

部分学校虽开设有劳动课，但缺乏专业师资，未制定科学的劳动教育方案，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劳动内容、强度缺乏合理规划。也有教师表示，学生的劳动表现不影响实质评价，学校缺乏刚性约束力，一些家长将其视为可“放弃”或“替代”的软任务。

